

本詩集其中「小姐們」一詩曾獲維多利亞聯青社與中
青會合辦之「文藝叢展」新詩獎第一名

紅葉詩選

紅葉著



目次

紅葉詩選

讀紅葉的詩（文藝批評）前導附錄	璧華 1
垃圾堆裏出詩人（成報訪問）前導附錄	吳在屏 4
誦壇點將（華僑日報訪問）前導附錄	老元帥 6
市政之聲月刊（訪問）前導附錄	陳金泉 7
城市人物（電視週刊訪問）前導附錄	雷國芬 11
摯友贈詩三首	春華，于梵及四郎 14
談詩代序	紅葉 18

山之巔水之涯	21
詩情	23
畫意	25
夜感	26
蓮苑	27
瘋人院裏的秋天	29
頽	31
眷念	32
夢裏	33
詩	34
春遊	35
春逝	36
春晨的素描	37

大旱	38
尾班的輪渡	39
懷鄉	40
虛榮	41
咖啡室的素描	42
街道	43
離家	44
年老的時候	45
炎夏	46
回春	47
意外	48
城市的心臟	49
九月斷章	50

秋風	51
島之憶	52
感懷	53
秀髮	54
玄思	55
情淚心聲	56
冥思	57
古松谷過客	58
秋楓	59
風情畫	61
求雨	62
兵車行	64
題詩（賀朱廣森兄婚慶）	65

鴛鴦譜	66
小姐們（長詩）	67
維多利亞城誰能輕輕地搖妳入夢	71
維多利亞城誰能輕輕地把妳喚醒	74
馬場	76
戰爭後記	78
牛（題七十年代月刊封面）	81
一九九七	82
今後的方向（寫給七十年代月刊）	83
寫給李怡先生（讀香港新一代的 突破有感）	84
欠題	85
詩人的情懷	86

母親	87
產房一角	89
當基督復活時	91
關聖帝君	93
俠士與英雄	94
衆生相	96
撒旦的魔影	97
悼（致老祖母的亡魂）	98
怨婦吟	99
六月新娘	102
盲人	103
清道夫	104
別（送林永康君調職讀書）	105

寫給范先生	107
悼一顆殞星	109
悼亡曲	112
香江夜景	113
聖誕拾遺	114
早降的聖誕	115
乞丐	116
短詩二首（紙筆墨給柏雄）	117
浪人吟	118
逆旅者的憂鬱	119
驪歌	120
投稿十年	121
憶	122

一棵樹	123
軍閥的徽章	124
獻	125
獻給戀人	126
夜航	127
風中樹	128
落日	129
詩章	130
雲海山	131
愛情的遐想	132
楸星集	133
獻詩一束	145
飄零集	147

陸月詩抄……………151

細夢……………159

巴士站上的素描……………163

獨語集……………168

園遊集……………170

秋感集……………172

樹萃集……………175

後記……………179

封面設計：陳揚名

插圖：余志達

讀紅葉的詩（文藝批評）前導附錄

璧華

在香港有不少文藝工作者，他們既不慕名，也不求利，只知默默地耕耘，促使文藝繁榮，他們是文壇最值得尊敬的一羣，陳煜坤君就是其中一位。

陳煜坤，筆名紅葉，十八歲開始寫詩，迄今已有卅年的詩齡。多年來，陳氏在市政局管理垃圾事務，二、三年前才調派作巡察員，負責調查油麻地一帶小販的工作。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可是爲了寫詩，他常常業餘讀書、創作到深夜，每當我們一起交談，談到詩時，他的眼睛就閃耀着無法抑制的喜悅的光輝。這種光輝使人看到了香港文壇的荒蕪情況，將有改善的一種希望。

三十年來，陳君曾在香港許多報刊，如「中國學生週報」、「當代文藝」、「七十年代」、「星島日報」等處發表其詩作，曾

出版過「紅葉詩抄」和「擲星詩集」（與朋友合集）。最近我有幸看到了其中陳氏認爲比較重要的一些作品，窺豹一斑，也能約略認識其作品的特徵及發展的軌道。

從整體而言，陳君很少作無病呻吟，他的詩多是有所感而發，真實而不矯飾；其表現手法多採用直抒的方式，單刀直入地將胸臆中的熱情之火噴出，因而具有衝激人心的力量。

我個人比較喜歡陳君寫的那些反映香港現實生活之作，由於他十分熟悉它們，與它們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所以經過藝術創造，就變化爲具體感人的形象了。茲以「小姐們」一詩爲例。

這是一首以颱風蹂躪港島爲題材的作品，以往香港的颱風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

夏天在這裏是打風的季節，所以詩中一開始就寫出這一特徵：

維奧娜小姐駕臨

艾黛小姐也來赴約

露比小姐亦拜訪這小山城

莎莉小姐致以比較溫柔的致意

桃黛小姐却羞赧地過門不入

小姐們結隊同遊觀光

小姐們大發嬌嗔 大發雌威

輕移嫋嫋的蓮步 向東 向西 向南

向北

這幾句詩的開頭五句以排比的形式寫出「颱風」的接踵而來。打風每次都是由弱而強，所以開始只寫她們初臨時的神態——駕臨、赴約、拜訪、致以溫柔的敬意，羞赧地過門不入，都比較準確地表現出這種神態。第七句寫颱風逼近香港，掠過香港的神態：「大發嬌嗔」、「大發雌威」，兩個排比短

句突兀而出，第八句，最後「向東 向西 向南 向北」描繪出風的去向的飄忽不定，以及兇猛的氣勢，這些詩句再和後面的「跳其『怒與樂』扭怩旋轉 作一百九十度的變化/跳其『亞飛舞』 左右搖擺 似穿花之蝴蝶/跳其『扭腰舞』幻欲暈眩之醜態/跳其『拍青架』抖落一身淋漓的香汗/更唱其『披頭四』的瘋狂歌曲、鼓其如簧之舌/更唱其 THE END OF THE WORLD 想使世界沉淪/想使地球停頓 回復盤古初開的天地」描繪颱風的瘋狂和它的具有毀滅性的力量，使颱風的意象十分鮮活地在人們眼前呈現，當然這種藝術效果是和全詩運用的擬人手法分開，詩人將風人格化了，在技巧上是可取的。

屬於這類反映現實而成功之作，還有「瘋人院裏的秋天」。這首詩先寫天空萬里無雲，再寫自己在陽光瀾漫，遼闊的原野上乘

車奔馳，然後到達青山；接着詩人寫瘋人院建築外形，進而寫瘋人院內部的情狀：「我像一隻輕逸的黑貓闖進陰森的閨門／朝着那禁錮殘廢動物的堡壘內的房舍去了」，詩人聽到：「喧嘩／吵罵／搏鬥／難道他們都不需要睡眠／都不需要寧謐／除了心理的治療／總是口腔顫抖地喃喃／一如瘡疾的病況／一如僧侶們唸木魚音一如教徒們誦祈禱文／……永不知道甚麼是歡樂 甚麼是悲哀」，全詩從仰瞻到鳥瞰，從遠而近，進而一個個特寫的呈現，其中還使用了對比手法（如郊野廣闊明亮的空間和瘋人院狹窄陰森的空間的對比），畫面或鏡頭的銜接極具技巧，頗有電影蒙太奇的特色；對瘋人的形象的描繪亦能予人具體的感受，可見作者寫得細緻、用心。

從以上所舉的片段的詩句中，我們既可看到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可見到其不足的一面：一、詩句的過度散文化，缺乏詩歌作為「

歌」應有的節奏感，不論是內在抑是外在的，這從句子長短過於懸殊以及用字毫無頓挫感可以看出。二、遣詞欠準確，例如在「小姐們」一詩中：「小姐們大發嬌嗔，大發雌威／輕移姍姍的蓮步 向東 向西 向南向北」句，寫的是風姐肆虐，用「輕移」作為動詞說明風的動作，以及用「珊珊」形容風的步伐是無法傳達出颱風的威力，因而減弱了作品的藝術效果。

以上情況在後期作品中有所改善（按前引二詩皆作於一九六八年前），茲舉寫於一九七九年的「蓮苑」的第一段為例：「披十月的秋風／踱一步一步的溫柔／蓮駕如雲湧／過客似浪潮／拍擊岸壩／駐足於中國式的庭院／同來綴拾周敦頤的舊夢」這幾句詩不論在於旋律、遣詞方面比以前都大有進步，雖然在意境上受余光中的「蓮的聯想」影響很深，我極盼陳君能在實踐中繼續磨礪詩刀，不斷地創造，使詩藝更上一層樓。

垃圾堆裏出詩人（成報訪問）前導附錄

吳在屏

俗語說：禾稈可珍珠，比喻平凡之中隱藏的不平凡，在屏現在信到十足。陳煜坤埋首管理市政垃圾事務，兩、三年前才調派作巡察員，專責調查油麻地區靠牆檔位工作，但在這些「特殊身份」的幕後，他應該是：一位新詩人，一位文藝工作者。

更值得提及的是，他僅有中文程度屬於小學五年級，幸而後來勤奮自修，儼然成家；他工餘進修英文夜校，升至中五班，偏巧又因故未能參加會考，所以他取笑自己係小學未畢業及中學未畢業生。不過，他經常要用英文寫報告，事前毋須擬稿呢！

陳煜坤開始他的新詩寫作，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他記得第一篇作品名為：「日曆的自述」，投於雜誌刊出之後，使他感到十分鼓舞，一九六六年，他以一篇作品：

「小姐們」，贏得當年由兩個社團合辦的文藝叢展中新詩一項的最佳優異獎。這一篇小姐們，洋洋數千字，却不知是專寫風姐襲港的情形，兼有敘事及寫實的風格，與那些純粹作無病呻吟的新詩作品，分別若雲泥，難怪那時的評判慧眼獨具。

他現在四十多歲人，心境比年青時不同，往往翻看舊作，便覺得過去是多麼可笑。尤其是他當年爲了失戀寄情，把滿胸抑鬱借諸文字舒洩，怎也想不到日子有功，他會成爲「新詩人」。他喜歡「紅葉」這個筆名，紅葉題詩曾在許多本港的文藝報刊及雜誌中露而，他說：那時候對新詩的興趣很濃，寫東西常常挨到天光，寧願不睡覺，晨早起上班，又在巴士震盪的椅上擬草稿，寫好了，就把作品寄出去，甚至寄航空稿。許多時，

作品刊出來，沒有稿費收，連郵寄的費用也白花了。

所謂「壞鬼書生多別字」，陳煜坤的筆名還有白桑、珠璣、烈日，間中也有用原名，和他太太的名字。他太太叫甚麼名字？對不起，一時忘記問他。

今日的詩人，近年來因為公務繁忙，且好賭馬，已甚少創作，最近始在徐速主編的文藝月刊中寫了一首詩題名「山之巔、水之涯」，他慶幸自己寶刀未老。

講開賭馬，陳煜坤的記憶力幫了他一個大忙，他對於每隻馬的出賽紀錄，就像存入了電腦一樣，舉例來說：某年中國試爆核子彈，消息見報之日，他即在馬欄中點了四隻與核爆有關的馬名，如「黑旋風」、「好消息」，及另外兩隻，怎知神推鬼攏，他闖了

另一貼士，改了其中一隻，結果四重彩缺一，他的橫財美夢真像核彈爆破，詩人在馬場裏是個瘋子，可幸在老婆面前是個仙人。

（原載成報）

誦壇點將（華僑日報訪問）前導附錄

老元帥

陳煜坤君，廣東花縣人。現為政府公務員。很久以前，他對詩誦團的羣雅生活即很羨慕。該團歷次在大會堂公演，陳君皆為座上客。那時候，他所聽到的雅頌之聲，皆為古今名作，除了李後主的名字——「煜」字，在他的心目中多少發生一點聯想之外，其餘對他全然無關。但是萬也沒有想到：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中，大會堂展覽廳，出現了維多利亞聯青社與青年會主辦的「文藝叢展」，也出現了詩、詞、新詩，各項最佳作品的朗誦聲音。當應邀担任是項朗誦表演的詩誦團，宣佈『新詩最佳作品——「小姐們」——作者——紅葉……』的時候，千百觀眾和聽眾，都被「紅葉」這個名字所吸引了。紅葉是誰呢？紅葉就是我們現在介紹的——陳煜坤團友了。

陳君用了「紅葉」這個筆名，先後在各大大報刊發表作品，已經數載，散見於「當代文藝」等刊物者，尤受讀者欣賞。年前曾獲中國學生周報新詩創作獎，及「文藝叢展」新詩最佳作品獎，迄今努力不懈，除寫作外，兼喜詩詞朗誦，為本港文藝界極有前途之青年作家。

（原載華僑日報）

市政之聲月刊（訪問）前導附錄

陳金泉

鋼筆是權柄

像拿破崙的寶劍像關雲長的偃月刀

藍墨水是血 沿心谷的山脈潺潺

揉碎了七情六慾

傾注佛偈與禪機

把淚水或憨笑滲入空白

把季節和時間作愼密的加減乘除

然後擠出了靈感 手描風景的夢魘

窺伺人生幔幕如潮汐般起落

主使充滿思想的方字和小格子結婚

讓愛情的結晶品在掩影的燈光下流產

犧牲了兒子

保存着母親

那就是主題之唱

……紅葉……

讀過上述的那首詩，看過了作者「紅葉」的筆名，你也許覺得像這種風格和筆調的

新詩，不但經常在本報中出現，而且更不時在其他的刊物中可以看到。

這個筆名有點女性化的新詩作家，是在市政總署九龍區油麻地分處服務的巡察員陳煜坤。

陳君除了以「紅葉」的筆名之外，還經常以「楊綺雲」、「烈日」、「白桑」、「珠璣」及「煜坤」等筆名寫詩的。他的作品在本港新詩界中，頗負盛名和佔一重要地位，其中由出版社出版的「紅葉詩抄」及「摘星詩集」，不但為本港大會堂圖書館列為藏書，還被台灣一文化機構，將之編入新詩作品目錄內，準備置於「詩的圖書館」中。

陳君的詩齡最少有三十多年了。在小學生時代，他已很喜歡作文和看文藝書籍，那時的國文老師常讚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他能有今日的成就，主要是曾在鄉間書塾念過幾

年古書，而有良好的國學根底。

陳君回憶說：「在中學一年級時，獲得老師的鼓勵，便試寫散文投稿。我第一篇散文，即獲得『文海雜誌』刊登，當時我高興得很，於是更加強了我投稿的信心。」

「我不斷努力的寫稿，作品先後刊登於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學生生活報、海光月刊、麗的呼聲日報、學生時代、小說文藝月刊、及遠至馬來亞的『蕉風月刊』等。」

他說，當然有不少作品給編輯先生投入廢紙簍裏。但是他說：「我以無比的毅力投稿，一篇、兩篇、三篇……甚至八篇十篇的寄去，直至編輯把我的作品刊出為止。」事實上，他對於投寄的稿石沉大海，初時確有點失望，但他卻認為這是一種激勵，使他虛心地檢討自己的作品，從而提高寫作的技巧。

陳君對寫作的興趣並無因環境的惡劣而稍減，而其致力於寫作的精神，可謂鍥而不

捨。

他在中三畢業後，因家境困難而去當學徒，在一九五四年加入市政事務署為工人，期間則在夜校攻讀英文。其後升為辦公室助理員及管工，至一九七〇年升為巡察員。先後曾在港島西區潔淨組及九龍部份區域分處服務。

陳君寫了一個時期散文，其後發覺對新詩產生了濃厚興趣和熱愛，於是便集中精神寫新詩，他的新詩比散文更好。在一九六六年，陳君以一首長達百多行名為「小姐們」的詩，榮獲維多利亞聯青社舉辦的全港新詩創作比賽冠軍，同時獲頒一面金牌。而他所寫的散文及小說作品，也獲得入圍獎。

他說，那首詩是寫出香港社會許多不平事物，詩中以物喻人或以人喻物。其後這首詩更由香港詩歌朗誦團，負責錄音，在大會堂展覽廳朗誦七天，接着由該團前往各大專

院校巡迴朗誦表演。

陳君的詩很受一些雜誌刊物的歡迎，像《展望雜誌》、《當代文藝月刊》及《漫畫周報》等。他更先後出任《市政友友》月刊，寫作問題講座同學會《陌月》刊的編輯。要新詩寫得好，究竟有甚麼秘訣？

陳君說：「首先要多些研究及觀察別人的作品，然後不斷寫作和修改，此外更要注意文字的音韻，句子長短是否適當，寫作的技巧，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內容。」他補充說，如果人生經驗豐富，見識廣博，寫詩的領域，自然廣闊得多。

他對寫作是很投入，曾有一次，他把自己當作女人而描寫女人，刻劃入微，作品刊出後，雜誌編輯收到不少男讀者的來信，說對陳君非常仰慕，要求能和陳君會面。

那些讀者當然無法得償所願，但是在他們的腦海中，仍然幻想着「紅葉」是個具有

才華，感情豐富的成熟女性，有誰會知道『她』已是個頭髮有點斑白，有妻兒的四十七歲男人？

陳君在三十多年的業餘寫作生涯中，作品多至數以百計，各種題材都寫過，但他說：「我雖然寫過許多詩，可是並沒有因而覺得題材愈來愈狹窄，相反地，世間的事物很多，日新月異，真是寫之不盡，同時新詩比散文易於表達情感而且簡潔，又不需花很多時間，這就是我喜愛寫新詩的原因。」

現在陳君寫詩，無須一定要有靈感，他說他可以隨時隨地，甚至坐船的時候，也可以寫的，祇要想到甚麼便寫甚麼。不過，他的不少作品是在通宵達旦完成的。

近年來由於工作繁忙，夜晚需要多點休息，所以每月的作品僅三四首而已，比以前減少許多。

陳君的棋藝亦相當精湛。在一九五五年

及七零年先後奪得何文田區及華富邨舉行公開比賽亞軍，一九七五年則稱霸油麻地市政分處，獲得該處舉行象棋的冠軍，在他廿多歲時，曾參加全港公開象棋比賽，可惜未能進入決賽。

（原載市政之聲月刊）

城市人物（電視週刊訪問）前導附錄

雷國芬

陳煜坤筆下見功力（節錄及轉載自市政之聲月刊）

一些愛好閱讀散文和欣賞新詩的讀者，不時會在報章或雜誌上看到一位署名「紅葉」或「楊綺雲」的作者，這位作者以豐富的感情，注入流暢的文筆中，並經常在作品中將中年女士的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至。

在一般讀者想像中，「紅葉」和「楊綺雲」是一位具有寫作才華，感情豐富的成熟女子，但有誰會知道「她」是個頭髮有點斑白，已有妻兒的四十七歲男士呢？

原來這位作者原名陳煜坤，是一位已有三十多年詩齡的公務員，撰寫散文和新詩只不過是他業餘消暇的興趣之一。

在小時時代，我已很喜歡作文和看文藝叢書，再加上在鄉間唸過幾年古書，在國學方面的認識對我日後的寫作幫助很大。」陳煜坤說。

「在中學一年級時，獲得老師的鼓勵，寫了第一篇散文投稿，即獲得刊載在『文海雜誌』中刊出，不但使我喜出望外，亦加強了我投稿的信心。」

然而他的心血結晶很多時候都是白費的，有不少作品給老編投入廢紙簍裏。但是他並沒有氣餒，並以漁翁撒網方式，不斷將他的作品寄給各報章及雜誌。

陳氏對寫作的興趣並沒有因環境的惡劣而稍減，而其致力於寫作的精神更可謂鏗而不捨。

他在中三畢業後，因家境困難而輟學，曾做過學徒，一九五四年加入市政事務署當工人，晚間則在夜校攻讀英文，由於工作勤奮，其後升為辦公室助理及管工，一九七〇年更升為巡察員。